

## 《此情可待》中的跨文化景观

张新木

在程抱一创作的两部小说中，《天一言》以典范的方式展现了天一那代人的状况，回顾了一位中国青年在法国求学成长的轨迹和命运；而《此情可待》则借助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构建了一个跨文化对话的符号景观。这个背景在宏观结构上包含一个隐性的跨文化对话，而在小说人物之间又进行着显性的文化交流。人物的行动在空间层面上由两个互为对立的天地构成，在时间层面上又由重复的循环事件组成：这种时间循环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并促使人物对人类重大主题进行深刻的思考。而在陈述层面上，小说的感人元素和美学效果又承载着普世的价值。

### 一、从人物对话到跨文化对话

说这部小说是一个跨文化对话决非出自武断，因为在小说前言中，作者就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这种人际间交流的性质。小说伊始，作者就虚设了自己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情景：“三十年前，由于参加一次讨论会，我在巴黎东郊的罗岳蒙修道院小住。”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与会议有关的活动，诸如研讨会、朋友会见、亲密谈话、学术共识、语言问题等，使读者想到文化对话的念头。“在这次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为主题的讨论会过程中，我能衡量出在人与人之间、更不必说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是多么困难。倘若不局限于肤浅的谈论，对话要求参与者超越表面的差异，要求他们接受进入各人存在的深层：那里才是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和普世价值问题的地方，这也是人们常常自我拷问的问题”<sup>1</sup>。确实，如果说这样一次研讨会的存在纯属虚构，而小说中的跨文化对话确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是一次纸上的虚拟研讨会，但与真实的研讨会相比毫不逊色。这场研讨会在叙事层面上安排了一些特殊的亲密对话，即主人公道生与西洋传教士的对话，然后是作者和西方读者在中法总体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

小说中个人之间的对话发生在人物之间，即道生和传教士这两个人物之间的个体交流。在小说第十三和第十四章，主人公道生为一位洋人传教士看病，医患两人之间进行的对话涉及大量的中西文化要素，从说话者的身份到形而上的思考无不包罗：中西人种的生理差别，洋人前来中国的旅行，稀奇的西洋物品，洋人的传教活动等，并

<sup>1</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法文版：François Cheng, *L'éternité n'est pas de trop*, Paris, Albin Michel, 2002. 本文中引文略有调整）。

且常常出现关于宗教、爱情、死亡和拯救等方面的意见冲突。这种对话的结果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互补，使道生做出如下结论：“这人抛弃一切来到这里，他是个疯子吗？……他一口不断地说爱，被迫做出行动，去说服，去等待，去希望，总之激情满怀，实在有些痴狂。或许说到底，我和他乃是半斤八两？像我这样爱得入迷，日日夜夜胆战心惊，和一个难解的问题对抗，总该有点癫狂吧。因此，我和他同样都是疯子，不行暴行的疯子，嘴上只挂着爱的疯子……”<sup>1</sup>这是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经典对话，然而通过良好的愿望和巧妙的说话方式，实现了一种积极的跨文化对话，开阔了对话者的眼界。如异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观念以及日常生活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对中国这个东方神秘大国和中国人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同时，也让自以为是“中央之国”子民的道生明白，这个世界非常广阔，大家都有生存之地。正如异乡人所说，人们有不同的地域、居民和语言，丰富多彩，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热爱的是人而不是乡土。哪里有我们热爱的人，哪里就是我们本土。更何况，正是因为爱，我们不会死也不怕死，我们将会得救。”<sup>2</sup>

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则处于更为隐秘的叙述中。高宣扬先生在《与程抱一的对话录》中说，“程抱一先生试图通过《此情可待》的写作和出版，重演明末时代珍贵地一次性显示的历史画面，并通过它，也重演在真爱过程中才能充分显示的人间真情的永恒价值。因此只有首先理解《此情可待》所描述的故事情节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够比较恰当地体会书中所发生的爱情故事的真正价值。”<sup>3</sup>读者确实能从小说中读到各种历史资料：朝代的更替，政治制度，不同的民族，多样的文化，处于和谐中的三大宗教，此外还有社会面貌与日常生活：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贫困，繁重的劳动，不治的疾病等。通过这个历史画卷，作者试图向我们揭示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两大特征：“第一，中国道德伦理关系在文化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社会各个阶层大多数人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不同程度的和产生不同的效果。第二，家庭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扮演非常特殊的角色，使过渡期所发生的转变在家庭生活结构上也呈现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有模式。”<sup>4</sup>而道生和兰英之间的爱情波折正是为了展现中国人的爱情观和中国家庭生活的状况，即留恋于祖国文化的作者通过隐迹纸本的方式和好奇于异国情调的西方读者进行跨文化对话。

## 二、从现实生活到超时空天地

<sup>1</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sup>2</sup> 同上，第83页。

<sup>3</sup> 高宣扬，《与程抱一的对话录》，《此情可待》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sup>4</sup> 同上，第173页。

在构建跨文化对话的历史背景之外，作者还在行动层面上精心构建了一个时空背景，在两个维度上安排了对话行为和文化元素：小镇世界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道观生活所体现的超时空天地；然后又安排一连串的重复事件，以激发关于人类命运等重大主题的思考。“山人的叙述”讲述了两个既普通而又非同一般的人的情感生活，然而更是一个动荡时代人们在思想层面上的见证。作者认为这是精神世界中的“超时空”主题，只有在社会约束的背景中，对话的参与者才能使人类情感理想化，才能实现对日常事件的不断超越。

在《此情可待》中，道生进行了两次反向的旅行：先是下山去县府“回访过去的地方”，后是在兰英出家后又重返山上道观。在这期间，他在小镇上度过了大约三年时间，住在一座庙宇里。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现实的世界：那里生活着普通百姓，伴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和灾病祸福。在小镇上，道生看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下层世界：瘸子乞丐、街头混混，大肚皮屠夫，都是一帮可怜的人儿，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在道观寺庙中，和尚道士们做着他们的日常活计：挑水劈柴、读课诵经、焚香拜佛，过着与世无争安逸平静的生活。两个不同圈子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在山人的内心激起了异样的思考，对人生的真谛和价值取向有了进一步的感悟。“回顾此生，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成为个流浪汉，他一向对过严的纪律以叛逆回应。后来在几个道观中的长期生活也没能制服他；有那么一个无法抑制的怀念折磨着他，令他不能平静下来。于是又浪迹江湖，直到终于有朝一日他明白了：怀念的根源其实是个召唤，那召唤才是他生命的基石，其余的均是飘摇虚空。”<sup>1</sup>如果说他到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见兰英，而他的旅行路线更像是一种永恒爱情的精神升华，而非肉体爱欲的满足。洋人传教士的话总结了这种升华：“人在真爱、至爱之时，就登临另一层领域。在这领域里，虽然人自知是会死的，却衷心相信，爱本身是不会死的。以至于真爱、至爱的人面对所爱的人立下记誓。”<sup>2</sup>人物与其行动在两个世界中的安排展示了这种价值取向，暗示了作者对精神世界的偏爱。

小说中的事件则以平叙的方式进行，通过串连的人物行动描述道生寻找的过程：下山、到达小镇、住进寺庙、打听兰英的情况、施粥时的见面、给二爷看病、兰英进香、与洋教士对话、抢救兰英、兰英出家、道生回山，道生超生等。这些行动既编织了小说情节的网格，划定了人物生活的范围，又承载了作者宏大主题的展示：英娘的善心、小芳的忠心、顺子的爱心、大和尚的好心，然而还有二爷的坏心、朱六的淫心等，这些行动和主题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为。主人公表面上是寻找他的心爱之人，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寻觅去探讨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如爱情与永恒、美与丑、善与恶等。道生对兰英的爱是心灵上的爱，不只是肉身的对话，而是心灵的

<sup>1</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sup>2</sup> 同上，第87页。

对话。“没有灵魂的光照，肉体固然也能鲜艳一时，但会很快干涸枯朽。……而当我把你从死中救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达到人间未曾有过的极致。”<sup>1</sup>道生终于感到，爱的誓言一旦发出，爱将不朽，所爱的人将不朽，爱着的人亦将因之不朽。

此外，读者还在叙述过程中发现一些时间标识，即年月的延续和四季的更替，尤其是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庆典等表现形式：如春节、清明、端午、七七、中秋、重阳节等，其中常常贯穿一些宗教和神话成分，如观音、嫦娥、赛龙舟、元气、阴阳、中空、大道、道等。这些文化元素被记载到小说的整个跨文化对话中，向西方读者传达中国文化的内涵，并且赋予一种普世的超时空价值。例如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都精心制备食品、点心，更不用说以芦苇包成的或甜或咸的粽子……节日当天更是家家挂上长长的菖蒲叶，户户门口贴上对联和彩画”；还有赛龙舟，“人群汹涌如潮，推挤向前，大家都要争看赛龙舟啊！……大桥本身亦满载观众，挤得不能动弹。只见人头晃动，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光着脑袋，不时以纸遮阳。桥中央的桥孔上端悬挂着一只红缎在圆球，那就是赛船胜利者的锦标了。”<sup>2</sup>西方读者定能从这些文化元素的描写中充分领略中国文化的特色。他们“一方面亲身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灵冲击，甚至不时引起灵魂深处那些维系生命最敏感的心弦的激烈震荡，推动着对话者自身精神境界的一再超越和升华，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社会、历史、哲学、艺术及宗教的深奥本质，获得层层深入的认识。”<sup>3</sup>

### 三、从感人元素到美学效果

在陈述层面上，读者可以发现许多感人元素的安排，具有明显的美学效果。首先，小说的某些段落组成了一些重要的感人时刻：如与兰英再次见面、认出道生、爱情约会、给兰英按摩、两人再次分离等。在第四章中，道生在第一次重见兰英时的内心独白和感受完全展示了这种状况：道生留在最隐蔽的地方，感到他的心跳得七上八下。“从哪里来的出奇的好运气，今生今世能再见到兰英？怎么相信再认出她来？”<sup>4</sup>在说道谢时，他向她投去了他的目光，看到他那如此长久的岁月中他念念不忘的面孔是那么邻近！这闪电般的一瞬间足以让他再找到那个他珍爱的形象。透过她的苍白、忧郁，轻微下垂的眉毛和稍有松弛的面颊，他又找到了她面孔的线条，以及他过去为之倾倒的灵敏的目光。还有第二十一章给兰英按摩的场景尤其动人。“他跪在地上，解开兰英束身腰带，揭开衣裙，女人的洁白身体呈现在他眼前。值此神圣的生死时刻，作为男人，他的反应会只是欲念么？当然不……这位孤独的救生者，不可制止地进入心

<sup>1</sup> 同上，第154—155页。

<sup>2</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105页。

<sup>3</sup> 高宣扬，《与程抱一的对话录》，《此情可待》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165页。

<sup>4</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手如一的超我之境。热血沸腾，肌肉亢奋，他深感乾坤生生不息之波涛澎湃，耳闻原生激情浩然轰轰而至。”<sup>1</sup> 这就是作者所展示的生命之美，为拯救生命所作的行为之美。“生命本身，在本质上，就是美；也就是说，美是生命本身最强大的内存力量，是生命的本质，是生命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生命的最高价值”<sup>2</sup>。

此外，小说中还充满了动人的美学形象。作者自己就这么声称：“不要直接表达情感，因为直接表达则不能达到。用形象表达会说得更为恰当。”如将爱情比作流水，将人比作星星，还有女人的心比作花园等，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爱情符号集。“让我进入花园吧，像一道月光吧。月光只想照亮大地，并不想扰乱什么。照亮大地，让园中景物保持声响、芳香，让它们更洁净，更清新……你往上走，已经走得很远，远得我力不能及。”<sup>3</sup> 再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赞赏暗示人类的星星：“浩瀚宇宙呈现何等雄伟而震撼人心的宏观景象！万物被卷入硕大的运行中，无止无休地在那里旋转……它们之间织出牵连，再也牢不可破。那些无牵无连的则像流星消逝。是啊，星向着星，心向着心！这些星星与地上有人们的心有所不同吗？人心是不是模仿了星星？”<sup>4</sup> 水的形象也与人类命运结合在一起：龙的传人“并未因此而与水隔绝，水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哪！整年整月，他们就活在对水的祈求中；而水又喜欢与他们戏弄生死。分量适当，水就保障他们的幸福。不足或过多，水就闹起旱灾或水灾。就这样，水成为反复无常的神冥，人们以爱慕和畏惧来崇奉他。”<sup>5</sup> 花园的形象却有其另样的精彩：“你知道珍宝愈真就愈易碎，愈需要保藏？而女人的心如同一座花园富藏心事深不可测？要探索心灵的最深处，就必须跟着布满崎岖的小径；走过充满秘密的花丛。得看到泥土的深层去，那里是开花之念，向美之心的根源……”<sup>6</sup> 作者所构建的水、花园和星星的诗学形象，哪怕是最简单的形象，正如巴什拉所说，“自然地成为一种绝对的起源，一种意识的开始。在诗人作出宏伟的发现时，一个诗的形象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一个呈现于诗人的梦想前的想象天地的萌芽。”<sup>7</sup> 这个梦想就是对美的存在及其永恒力量的赞美，以展现生命和爱情的珍贵价值。

最后，作者甚至插入了诗歌评论来美化小说的文字，并借此介绍和赞美中国诗歌艺术。下面有两个例子：

“来日绮窗前，  
寒梅著花末？”

<sup>1</sup> 同上，第134页。

<sup>2</sup> 高宣扬，《与程抱一的对话录》，《此情可待》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sup>3</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sup>4</sup> 同上，第89页。

<sup>5</sup> 同上，第107页。

<sup>6</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sup>7</sup> 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作者指出，诗人想通过这些诗句思念家乡，纪念过去，想象现在，并且寄希望于未来。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诗歌元素的符号学阐释，并且进行得更为深入：这是关于分别的一个场景，表现了一个男人乘船离开的情况，而女人则站在河边告别：

“湖上一回首，  
青山卷白云。”

诗评者从表面的分离中看到一种至高的团圆：乍看起来，青山自然是比喻留在岸边的妇人，而白云比喻远去的男人。细读一下，又会觉出另一种微妙的含义：青山属阳，可能是指男人，他好像自远处向女人唤了一声：“我走了，我全身如青山留在你身边啊！”；白云属阴，可能是指女人，她好像在喃喃自语：“我留此，我全心如白云伴你同行啊！”<sup>1</sup>诗评者进一步指出，这是山与云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相拥相抱，难分难舍，是普通的语言难以表白的情感。中国诗人总是会借景述情，地上的花，天上的星，池里的水，世间的万物，都是寄托思想的载体。正如兰英的精致刺绣，把全部心思都缝到了画中：水边的兰花是她自己，水中回头的游鱼是道生，兰花周围的水草是难解之结，水的另一端是一朵清静高雅的莲花，是最高境界的佛心表征，那是理想的人生境界。莲花是兰英的心灵之象，出污泥而不染，兰花向游鱼召唤，召唤它“回头是岸”，不要贪恋肉身，而要珍爱灵魂。<sup>2</sup>这是中国传统中至善至美爱情观的写照。

总之，对《此情可待》的粗浅分析足以让我们看到其构思的精巧和文字的深刻。作者出于构建跨文化对话景观的需要，充分展示了大师的风范。他用叙述符号<sup>3</sup>设计了一个文化间对话的虚构故事，呈现为个人对话与跨文化对话的两个叙述主线，其中充满了遍布时空的形象符号。这些形象符号又激发了人物的行动，并且对文化元素进行思考，而文化元素又通过陈述符号的美化，借助充满寓意的形象，以流畅的表述体现出非凡的诗意。

<sup>1</sup>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sup>2</sup> 同上，第118页。

<sup>3</sup> 参见张新木《法国小说符号学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